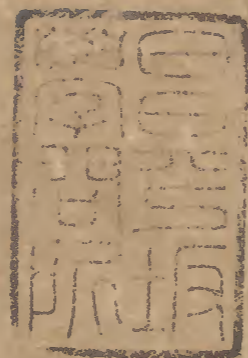


福州府志

七十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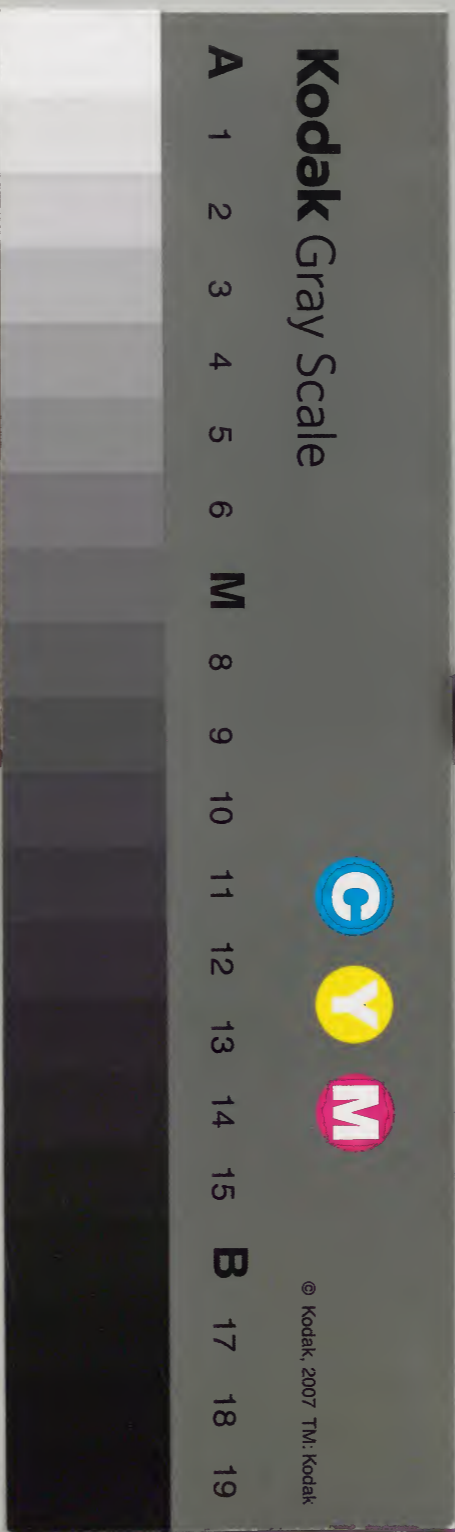
廿九止



九	漢
一〇八	書
一	門
三	類
四	
冊	

九	漢
一〇八	書
一	門
三	類
四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81
冊數	30 (30)
函號	292 10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福州府志卷之七十五

雜事志四

時事

唐大曆二年秋大水

建中二年大旱井泉竭疫死者甚衆

貞元四年軍亂逐其觀察使吳誥大將郝誠溢自

稱留後

十七年劍池水赤如血

開成五年夏蝗疫

淺草文庫

大中二年七月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粟莖五六
穗

乾符五年十二月黃巢陷郡城殺戮無算

景福二年王潮陷福州范暉死之暉為觀察使陳
巖壻巖卒自稱留後初潮未至閩人謠曰潮水來
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朝廷卽以潮為閩觀
察使潮卒其弟審知代之閩人以為識云

乾寧四年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初
潮兄弟卜帥植劍於地拜而動者為帥審知拜劍
躍起眾異之推審知不敢當以讓潮而已副焉至
是總府事審知雖起盜賊而儉約好禮時四方竊
據或勸其建國審知曰吾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
閉門天子竟以臣節終

五年黃崎港雷震水中巨石碎之海船利涉人謂
審知德政所致號甘棠港

後唐長興三年王鏐僭稱帝國號閩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李景兵滅王氏

宋太平興國八年二月知福州何允昭獻芝二本

至道二年詔福建民負人錢没入男女者還其家
四月福清長樂雨黃黑豆皆堅實異常

四年除民歲丁錢

景德元年颶風為災詔賑之

大中祥符元年芝生于龍眼樹上次年又生于荔
枝樹是年遣使取占城稻種

五年十二月候官山生芝五十四本閩縣聖泉寺
生芝十本

天聖四年大水有詔賑恤

六年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

政和二年福清溪漲有魚騰波浪間蕩民居數百

家時儀曹林摯與其弟攀
家寓於文興亭俱没

靖康元年八月福州軍亂殺其知州事柳廷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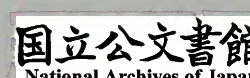
建炎四年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時御舟航海

將避于閩按鶴林玉露福州塔運宮在開元寺有
七祖御像南渡初金兵做擾倉忙間載

以朱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
主香火節序朝廷遣帥守致祭

是歲建州范汝為作亂福州城中大震

紹興二年饑斗米千錢令憲臣移
廣粟以賑



六年饑有詔賑之令帥臣部使者賑粟勸分且漕廣粟以助

十八年候官縣有竹實如米饑民採食之

二十九年大水入城漂閩候懷三縣田廬憲臣樊

光遠不以聞坐黜

隆興二年地震是年大旱

乾道二年福清縣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

可九尺所過成蹊山之木石如故

三年秋霖雨禾麻菽粟多腐

淳熙四年夏大水漂民廬數千家

五年大水漂地古田縣治

十二年饑令守臣賑貸

十四年旱命有司賑之

紹熙二年四月霖雨至于五月大水候官懷安古

田閩清壞官民廬舍

嘉泰二年古田縣大水漂官民廬甚眾溺死者數百

開禧元年旱又歲又水有詔賑之

十四年旱詔賑恤

嘉定四年十月一夕再火燔城門僧寺民廬千餘家

十三年饑人食草根

十七年五月大水候官甘蔗若漂數百家多溺死者水口鎮民廬皆盡是年秋颶風大作損稼

紹定三年蝗

端平七年大旱詔州縣軍旅之後遺骸棄道路感傷和氣有司收瘞之

十二年大水詔賑之

寶祐元年旱詔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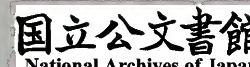
景定四年颶風十一月火

景炎元年夏五月乙未朔端宗皇帝即位于福州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

二年元大將董文炳帥師入福州秋毫無犯宋御舟遷于海

元元貞二年饑賑粟有差

大德六年饑五月丁巳賑以糧一萬四千七百石



至正四年大旱

六年寇入連江

十四年大饑人相食

二十三年連江縣有虎入城羅源縣猛獸害人非

虎非熊或曰駁馬云

是年譙樓鳴尾吐氣如霧

二十四年七月白晝獲虎于郡城西

國朝洪武元年大將湯和由海道入福州兵不血

刃執陳有定歸于京師

四年永福賊溫九作亂寇掠鄉里有司捕之逃去

後復來寇義士楊惟吉率眾圍獲之

二十年大旱

二十一年長樂大水

永樂十年長樂首石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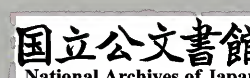
識云首石山鳴出大魁是歲馬鐸及第後六年

李騏及第

正統八年戊辰鄧茂七作亂於沙尤福州山賊攻

劫諸縣殘羅源古田永福閩清死者不可勝計處

州賊乘亂入連江福城戒嚴避寇扶携入者日以



千計

成化十三年火燬還珠門及民廬數百家

十六年長樂縣十八都昆由里突起小阜高三四尺踐之輒陷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是年大疫民多死

十八年長樂半占山崩壓居民廬舍有死者連江大水壞縣公署學舍倉廩壇壝民畜溺死不可勝

計

十九年六月庚辰大風雨拔木發屋公署民廬盡壞城上敵樓頽毀一空福州九縣同日官私船漂沒無算死者千餘人

二十年十二月戊寅地震有聲

二十一年三月雨不止至閏四月閩縣候官懷安

古田閩清連江羅源永福八縣俱大水民多溺死

二十二年旱古田連江大疫

二十三年羅源賊劫縣庫官軍尋獲之

弘治七年正月還珠門火延居民二百餘家

十一年春長樂十九都靈峰上產芝三本

十四年古田白水寇逼縣城爲官軍所殲
一十六年長樂馬江大風覆舟死者幾百人
正德三年還珠門火延居民廬舍百餘家
四年連江地生白毛焚之有髮氣

十二年四月地震是歲地五六震皆有聲

十三年四月雷震常豐倉五月雷震東城是月福州三衛軍作亂初官軍月餉八斗時給之價布政使伍符以糴賤裁之軍士訴御史議未定有進貴葉元保者富而黠遂鳩黨盟城隍鼓譟通衢鑰七

門以守執伍布政一子一壻將殺焉城中大震致仕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達出諭乃定至八月貴等復亂大索城中金銀聚衆屯開元寺林中丞高憲副復出諭密會兵備副使李志剛潛計討之有姚景通者亦貴黨也以分金不平請爲內應李與鎮守謀遂率北門軍攻貴貴走追斬之盡殪其黨

十四年長樂雨雪

嘉靖四年梅花鎮海水忽變赤色經旦復清魚蝦

可數

五年正月夏旱知府汪文盛奏蠲租賦

九年候官縣獄囚反時正月二十九日夜也初候

官縣令黎文會素酗酒守獄者得囚金縱之有林

汝美故縣吏也以殺人論死車小二則郡劇盜也

二人私以兵器藏瓜中遂率眾斬關而出殺候官

令趨南門將逃于海適三司晨候御史于南察院

遂殺布政查約參議楊瑀都指揮使王翱經歷周

煥賊逸去後頗追獲

是年四月長樂太常山鳴

十一年大雨雪里巷中群犬驚吠是歲閩果不實

十三年二月雷震萬歲寺浮屠火光如巨燭照城

中時屠僑為布政使冒雨救火以雨衣藉地甫三拜而塔頂大鼎墜地有識云諸天及人無由見

鼎地搖三日天雨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梁天監四年書

十八年閏四月颶風大作瓦屋皆飛

十九年賊寇連江

二十一年羅源大水山崩沙壓田長樂饑疫

二十三年大饑巡按御史何維栢賑之何尋以劾

神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大學士嚴嵩逮詔獄士民哭送道輒不得行

二十九年地大震海賊入長樂

三十年雨石于連江有聲如雷十一月福州地震
三十一年二月烏石九仙二山土中產珠郡人競
取之着手輒碎

三十四年六月大雨雹倭寇福清海口鎮殺數百
人大掠而去

三十五年正月大雨雹是歲也民間訛言有海騶
精狀如螢着人衣裾必死城中家擊金鼓若防巨
寇夜不帖席數道士市符治之有司疑卽道士所
爲也將寘之法道士逸去怪亦絕

十一月大雨雪

三十六年正月改浙江巡撫都御史阮鶚於福建
從侍郎趙文華奏也

八月倭數千人由海入寇至福寧轉掠而南遂逼
省會四郊被焚火照城中死者枕籍南臺洪塘民
居悉爲煨燼巡撫阮鶚竭庫藏并括民間金帛賂
之倭托言風未順遂駕巨艘翹載揚帆而出于海

詳見世廟實錄

三十七年正月倭仍連艘環泊梅花定海等處戕殺男女備極慘毒所掠富家兒揭名于路令以數百金行贖則放還沿海廬舍焚燹一空春燕歸巢于林木

三月詔錦衣衛官校逮繫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阮鶚赴京以言官劾其刮民間金幣賂賊故也阮自浙參政超拜其地巡撫尋移鎮閩實意不在兵未一年所費閩庫銀六十餘萬

夏四月閩各縣李樹上生桃福清縣有諸鮓穀色如丹

四月倭蹂連江踰北嶺復逼會城轉攻福清縣陷之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虜男女無算焚官民廨舍一空訓導鄔中涵舉人陳見死焉

三十八年倭由福寧寇福州城門晝閉遂掠近郊陷永福而逃義士謝介夫戰死介夫長樂人故吏也好勇喜俠前歲

倭屯城南門外日暮酒酣皆投戈熟寢介夫結死士欲夜襲其營阮巡撫意在和倭乃痛箠之介夫既挫村野居民雖得賊首級無敢報矣阮巡撫逮去有司復遣介夫追賊竟為所殺時有福清夏叔慎亦戰死

五月倭攻福清巡按御史樊獻科劾巡撫都御史王詢參將黎鵬舉失律奪俸抵罪有差

三十九年倭舟尚屯沿海劉巡撫燾下令大開城門往來不禁親率兵追賊于閩安鎮劉精騎射家蓄健兒數十輩俱習戰賊素懾其威名遁去

四十年倭寇泉州分其黨圍福清廣兵王鳳等作亂自江西渡關欲乘虛窺福州至茶洋聞有備不敢下劉巡撫單騎諭之還所擄男女七百餘人

四十一年正月朔地震有聲三月三衛軍郭天養等作亂先時游巡撫震得遣兵征古田山寇通判

彭登瀛與指揮王毫爭禮不相得師旋無功彭通判委罪于指揮巡撫怒斬隊長四人三衛軍因閱教場大譁侮辱監軍副使汪道昆圍之自旦至暮馬侍郎森陳參政元珂出諭乃定

八月倭攻福清圍未解游巡撫告急于浙江總督

胡宗憲遣戚參將繼光率戴都司冲霄把總胡守仁等兵萬人由間道趨閩戚御兵有律所過秋毫無犯福清民大悅家具簞食

餉兵入屯于城夜半出擊賊斬首千餘級賊退屯牛田泥塗數里以官軍不能至繼光忽下令人負草一束將領不知所為明晨疾馳賊營以草填地賊愕奔遁赴逕江死者萬計

十月衛軍郭天養等再作亂以藩司勾筭月糧衆謀聚鼓樓前公署皆

閉天養等益驕突入龔祭酒用卿家斧其柱莆田黃侍郎大用新構將軍山居毀之馬侍郎森復出諭乃散

四十二年大將戚繼光大破賊于興化既解其圍

遂分別將趨福州合擊長樂賊破之斬首二百餘

級倭屯海上者盡遁殘寇五百由北嶺窺會城千

總胡世兵驅之多赴海死先時倭為閩患累年華亭徐相公憂之薦劉巡撫

撫又不合於嚴相病免閩亂益滋山寇起衛兵驕人情洶洶莫保其生至是徐相得專政柄適倭陷

浦乃與兵部楊尚書博謀超拜譚參政綸為御史大夫又以巡按福建御史李邦珍屢薦戚繼光戰

功用為總兵發南京庫帑二十二萬兩助餉譚巡撫至以威麾下千人自衛始由去今時糧諸為賊

諸將以次討平由是流亡復業閩人始甘食其土矣故議者謂勘定禍亂雖諸將戮力若非仰賴

世皇帝之知人善任其成功未必若是之速也蓋直所謂其備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云

四十五年正月朔日地震

隆慶元年 詔蠲福州府逋稅

萬曆二年八月晝冥空中有聲如雷地大震方山

巨石墜于田

五年巡撫龐尚鵬奏蠲福州府軍餉未輸者數萬

兩



六年五月大水候官懷安稼損十之八是秋大旱

七年正月丈量官民田畝先是昇平日久田畝中崩及里胥飛洒各縣浮糧難

以數計巡撫劉思問奏請丈量報可乃沿坵履畝逐一清丈然姦猾舞文其害尤甚不過取足原額而已閩閩之病未瘳也

三月裁懷安縣併入候官縣

六月新作貢院成六年給事中蕭崇業冊封琉球暫為使館家人弗戒燬于火至是重建東西號舍始改砌以磚

十八年正月不雨至秋八月

十九年夏大旱

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有星隕於閩縣東南着三

二十一年閩縣知縣王仰為家奴毒死仰子廷試

手殺家奴三人于城隍廟

二十二年二月不雨至夏五月穀漏貴饑民大譟

掠劫城中越三日乃定先是歲比不登至三四月間斗米百錢倉有備賑穀數萬不知府何繼高執以先經報部不肯發而巡撫許孚遠又下令仰民短價和糴東門李章以賣米為活有陳七者向李求糴勒從短價李與爭遂至相毆觀者塞道李家素饒饑民乘機盡掠之巡撫遣坐營古應科往諭不聽是夜無賴嘯聚群集首攻仙塔許家去軍門僅數武喧聲如雷巡撫驚縮莫敢問也一夕遂連掠十數家明日布政使管大勳兵備僉事張喬松出道上見眾洶洶相顧倉

皇力求撫院寬其討於是衆益肆而鄧三吳和尚等跳梁無忌通國之戶晝閉矣越三日亂未已始部浙兵巡城中縛行劫者馘以徇仍發倉廩衆乃安戢後巡撫金學曾至奉旨斬鄧三等于市

二十七年督礦稅太監高竈至

二十九年八月九仙山新臺燬初內使建臺於九仙山之巔及烏石山之麓形家以為非宜後諸生以闢路燬其亭尋復建三十九年撫院丁言之內使遂撤去

三十年七月颶風作長樂渡舟覆溺死三十餘人

八月二十五日夜長星亘天頭大紅色尾尖白色

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地大震有聲時方夜動搖不止屋

若將傾人爭驚避墻垣多頽塌江浙之震皆然

三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大風陽岐江五舟並覆溺

死千餘人是時興泉漳三郡生儒就試不得入急欲發舟舟人止之不從中流起風五舟

俱覆乃訛以為峽江誤也

三十六年夏五月大饑時連年荒旱巡撫徐公學聚給引招商聽其興販於

是商賈轉運鱗集江干穀價雖騰民鮮饑色故江淮蘇松之米浮海入閩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賜大矣

秋九月閩縣鼓山石崩有聲如雷

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東門守門軍蘇九郎妻鄭氏

一產二男一女

十二月十七日巳時布政司火藥庫火

庫四旁皆隙地巖崿

甚嚴中有佛狼機大銃數門忽火自內出奔突衝擊人皆驚什滿城屋瓦盡震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大水入城

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建寧

蛟水發冲壞城郭漂流廬舍壓溺男女以數萬計是日延平之將樂順昌等縣蛟水亦發所蕩村落悉為丘墟二十六日湖海而下勢若奔馬倏忽間會城中平地水深數尺郭外則丈餘矣一望彌漫浮尸敗椽蔽江塞野五晝夜不絕故老相傳以為二百年來未睹也水皆滷濁色人不敢飲于江者洪月當事以異災聞奏請蠲賑然是時水旱遍宇內朝廷亦不能每人

八月大雨初六日烏石山崩

山南有新立院公近仁王寺是日雨暴

山崩祠盡燬壓死者數人

是月風雨彌旬初六日貢院內水深數尺文場垣

舍傾壞巡按御史陸夢祖改初場試期至初十日

始入試

三十九年改大田驛官路由扈嶼至仙岐渡江抵

陽岐入省

尋又改從兵過江

四十年二月十一日大風馬江渡覆死者百餘人

論曰春秋魯國史耳然上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

必書垂鑒戒也其所謂機祥則大有年而已非若
後世之芝房興歌寶鼎紀瑞也余記閩事竊以前
車戒焉夫禹湯水旱郅治之世不能免也顧早圖
豫計卽九年水七年旱不爲憂矣閩省僻在南服
地狹民稠水耨火耕僅足餬口一逢旱潦將朝夕
之不給是虞安所望卒歲哉曩在甲午饑饉相仍
士大夫有履桑梓憂者告於大中丞敬菴許公曰
救荒無奇其備在豫中丞公以爲迂也笑而不答
居無何而民變告矣余聞父老言甲午之饑不甚
於嘉靖甲辰也甲辰之按閩者爲東粵古林何公
高價招商與販雲集糶漸以平是歲饑而不害民
至今德之若甲午則官靳於發常民抑其減糶是
所令非所好直教之亂耳昔宋范文正公浙西救
荒價聽其翔湧俾四方商賈逐利競趨穀漸增則
價漸短矣若減價以救荒猶抱石而拯溺也亡其
何日之有蓋中丞公夙以道學鳴迨建節也日談
性命民務鮮關其衷故一遇變生莫知所應嗚呼
時值卧鼓息烽尚可哆口高論假令戎馬生郊其

去... 誦經有幾哉余故不諱言之願後之秉銓者勿以唇吻性命之倫輕筦海國封疆之寄也

福州府志卷之七十六

雜事志五

叢談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愛養一犬有從者薛元周伏事最久畧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刀叉伺其便值煬帝有使到韶當遠迎犬啣拽衣襟不令出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出又爲犬拽衣不放令人縛於柱犬掣斷繩仍前拽衣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事乎犬

乃嗥吠跳隊內咬殺薛元周搜元周衣下果藏

短劍

集異記

閩王審知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富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彼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明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倉皇是日里人復見二吏入其家峴遂暴卒初審知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為水西大王

太平廣記

宋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但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不實所損大矣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

不論時耿為侍御史遂拜轉運次日有福建路
 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耿偶問其
 道路山川風候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
 訪絳所為校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
 日也豈料端公賜問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
 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耿子不肖私納校玳
 瑁器皿泊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置詔獄事皆
 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
 怒下耿吏獄具謫淮南副使皆如許公料余嘗
 謂世之君子往往為小人所愚而貴遊子弟閱
 歷未深玩好當前罔不奪目卒以貽累其父兄
 者詎獨一耿之子哉昔河東柳公玘嘆賈餗門
 客鬻釵釀禍作戒數端嗚呼此亦足為數端之
 戒也 東軒筆錄
 盱江李觀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道出
 亭時正春營妓皆在後園賣酒君謨因命以佐
 飲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踰墻而遁觀座
 上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看落暉

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
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
聲檀板便驚飛列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
行輒造寘筵詆釋氏爲妖狐指孟軻爲非聖按
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
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復使

弟子也

道山
清話

葉夢得云陳烈行恠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
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烈曰詩所謂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按宋史王陶爲
福建提刑亦嘗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溫
公爲諫官率同列力辯之以是觀之夢得之言
蓋亦陶之類耳陶俗吏無足道者而夢得以文
雅名一豈其言亦如此可恠也夫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卽夢
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恠鼓角將累夜不
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
君謨旣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

遂以君謨為蛇精

東齋記事

蔡端明與屯田員外郎劉異納婚後端明登禁從而屯田沒家益落劉世為福州候官人端明出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力以非偶為辭端明曰古人掛劍尚有心許吾與劉君氣義相求兩家之好雖在鄙此媒聘未行然一言豈可食耶今其所不足者不過謂奩具爾凡女家資遣迺悉自為治辦遂使其子旬受室以歸

黃陽人物志

陳烈幼嘗與蔡君謨同硯席後君謨鎮福唐勵精

為郡嚴肅合境大化一日烈往見焉維舟庭下

聞君謨之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慙慙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庭吏

錄詩以呈襄威嚴為之少霽

翰府名談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晁氏客語

永福縣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
體奇恠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
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
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
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其一
中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
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
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斷而瘞之
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
可識三卽羅漢之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
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
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堂今聞亦有不
存者余嘗見碑木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
屬而脉絡皆通信是奇恠不知蔡忠惠觀道家
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游宦
紀聞

嶺南無雪閩中無雪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向
道似楊花然南方楊柳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
識雪兼亦不識楊花也大元庚寅季冬二十二

日余時在長樂雨雪數寸遍山皆白玉人莫不相顧驚嘆蓋未嘗見也公是日召友人吳述正同賞時南軒梅一株盛開述正笑曰如此景致亦恐北人所未識是歲荔支木皆凍死遍山連野彌望盡成枯至後春年始於舊根株漸抽芽葉又數年始復繁盛譜云荔支木堅理難老至今有三百歲者生結不息今去君謨歿又五十年矣是三百五十年間未有此寒也

墨客揮犀

元厚之平生不喜處外外補多缺望及以給事中

領長樂親舊祖道都門勉勉以東閩盛府百貨所

聚永嘉之柑烏石荔支珍絕天下厚之下車作

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茶勞君誘我向天涯

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

名賢清話

唐宋

以來京朝官不樂外補故艷班景倩之入者至

望之若登仙然夫士君子尊主庇民何擇中外

昔召公以元老保釐東郊寇恂從九鄉復出以

憂國古之臣其乃心罔不在王室若此彼元厚

之者非覲仕宦之捷徑而逐逐聲利之徒者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歎民多
棄子於道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
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
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

天閔者

厚德錄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
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
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
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
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淒
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
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
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
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上恢復初志感憤如此
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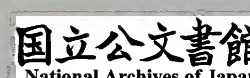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福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
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
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秦檜擅

權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實表裏之當其盛時
 勢焰與檜埒諸大師率父事之王勝在偏校因
 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為養子遂帥金陵檜欲貴
 其媼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
 乘間為檜請諸子金紫盈門依憑城社中外不
 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邊釁啓繼先首
 輦重寶為南遁計都城為之騷然劉武忠錡帥
 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
 不決繼先言于上曰邊鄙即本無事蓋新進用主
 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
 固上不荅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邪會金
 逆亮索我大臣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
 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
 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
 能隱具以所聞對上怒詔婕妤歸別第孫莘老
 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上色猶怫然莘老扣榻
 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
 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

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
 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人言如此當不復
 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
 詔繼先居福州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
 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先是繼先聞
 詔多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迄今其居華棟連
 薨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世謂
 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云史 程余嘗慨自古奸人
 以小伎薄能夤緣進幸供奉內庭而納賄招權
 者何可勝數彼秦檜禍宋淪一世而胥於夷然
 其始不過繼先之么麼階之為厲耳明興以來
 如繼先者不少也率不旋踵自底敗亡而附之
 者羣如蝘之集腥足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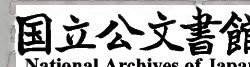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為福州閩清令不畏
 強禦時興道教郡守黃晃仲尚書常使十二縣
 持䟽歛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數百萬乃
 自詣縣以已俸四月輸之內臣廉訪使者數千
 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



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琮一日侍徽宗問汝在
閩時知屬縣有賢命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
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日有旨改京
官通判漳州內臣出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
為福也如此夷堅志

高南壽福州人赴省試道出衢州境憇大木下聞
有人聲喀喀出于後回首覘之一男子方投縲
氣猶未絕為解索酌水灌救移時而甦云是開
化丐手尉逸一妾遺跡捕盜知為他郡牙僧轉
賣欲辦取贖欠錢二萬家業窮空三

充役若徒步歸報必遭譴怒盜以身就死不貽
家禍也高惻然傾囊貲二十千與之遂行是歲
中科後調開化尉既到官詢所救之人亡已久
矣邑有兇盜劫巨室州督捕甚峻期以必得高
大窘獨步小亭旋繞百匝未有計忽有拜于階
下者驚問何人曰官人無怖某乃昔年蒙恩再
生者今雖死念無以報德偶知寇所在故來告
其人方醉卧郭門外神廟中宜亟往擒之高即



集部曲出門鬼導於前至一大廟群盜祀神飲
福醺然醉寢遂悉縛之不遺一人高用賞格改

京銜

夷堅志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
鳴噪往來狼籍污穢薛直老弼爲守嘗乘輿出
糞汚其衣心欲伐樹未形諸言是夕安撫參議
官曾悟夢介冑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
百人皆棲榕樹間今府主欲伐樹吾無所歸矣
願爲一言旣寤不聞有伐樹議明夜復夢曰乞
亟言之不然無及也府主所惡不過鷺穢此甚
易事請期三日悉屏之明日悟以告薛訝曰吾
欲伐樹言未出口而神先知可敬也至暮大雨
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濯濯如新

夷堅志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
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
福州人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
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實腰間島人引見
其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

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人者忽見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為透漏海船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剗巨木所為更無縫罅獨門一竅出入內有小牕濶三寸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船

司至今為恨云

夷史王志

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母患瘋疾累年不能步履受本寺差監作碓坊嘗用紙糊一毬實以紙錢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瘋疾聞世人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望三界神明賜祐妙心今貯火毬內若使紙錢成灰而外毬不損當即償答也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念置顙門右手執木椎擊之應手頭

裂暈倒在地不自知忽有神人呼之曰汝適禱何事而乃不起邪始甦捫其頂則髓已出如鴨卵大殊不痛楚漫覆以刀鎗藥急走歸母云吾兒將何藥來吾已聞馨香矣對曰昨晚遇道人與我此藥令煮粥和服粥成一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行比下牀若初無疾者母子俱喜妙心還碓坊掌事者欲糾其夜出乃以實告監寺僧從較驗之不誣具白長老達于州時王與道師心尚書作牧賜錢五十千絹二十疋以為孝養之勸士大夫多作詩贊

詠詩紹興三十年九月也

夷政上志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即壞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孫公

談

三山蘇大章已未魁南省先戊午鄉試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言于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于州謂蘇與主司有私樞使葉翥叔羽喻之云姑留牒俟拆卷當為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即出土子牒示考官云留此一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于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以為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却非蘇而待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

復丹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西湖志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卧屍迹天陰雨時迹猶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間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勢豪奪子孫不絕如綫

南村

輟耕錄

宋陳北溪有子名譚年方十一陳命其追陪晦翁器度英偉晦翁出一對試之曰一行朔鴈避風

雨而南來譁即應曰萬古陽烏破烟雲而東出
晦翁大奇之謂北溪曰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
位當見烜赫後果為龍圖閣學士

鶴汀私抄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古田尉惑色

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過樓西

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

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瞥然飛

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

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縊
於南山極樂院有知之者共排闥救免已而事

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

遂零落云

夷堅志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玉帶佐酒

憲使舉盃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之也願賜以

詩先生負海內重名懼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

之請遂書一絕云齒齒池邊風滿衣木樨庭下

雨霏霏老夫認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

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

南村輟耕錄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盜波人性清介在任
治贓吏革宿弊時布政薛大昉貪暴垕仲奏之
大昉亦奏俱至京理事既白大昉得罪垕仲還
職時人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

地無皮

餘冬序錄

浦舍人源無錫人初至閩嘗往見林子羽子羽不
出使二玄周玄黃玄問所爲來浦舍人乃書送人之
荆門一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玄讀至雲邊

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大喜曰此吾家詩也遂以白子羽子羽始出龍見甚歡因留連

久之多所唱和浦舍人之詩名於是大諫劉欽謨嶽

臺集

永樂時侍讀林部齋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匿
居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
乎曰頗能卽以冊號八音命爲詩應聲曰金紫
何曾一掛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綠竿釣月江頭
任竹枝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
長讀書臺草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

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攜酒過飲倡和移
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如林清者雄才碩
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公曰公殆林清耶
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
與盡醉而罷明日府公再往訪之林公去矣多
方物色竟不能見

蓬窓
日錄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
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
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枯而又以枯字難
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
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三王翱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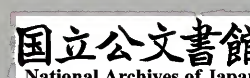
瑣綴
錄

胡鼎字宗器候官人總角穎悟脩潔寡言洪武間
嘗遊庠序頡頏不合予宦歸遂不復往時憲府
謀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宜得如胡椽者於是
爭羅致鼎鼎在憲署弗為貶人不敢干以私嘗
從孫僉憲分司于泉孫究惡而貪峨莫敢與計
事鼎摘其奸利斲法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罪
諸長佐每視鼎盱眙曰斯史胸藏陽秋吾可弗

自檢茂滿憲府考內選叙用會尚膳監選清慎
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事郎鼎晨入暮出進止有
常所儀觀清偉 青宮嘗遙見之問郎選何曹
左右曰此光祿胡署丞也目送咨美久之
見椽曹名

錄宦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于閩縣靈岫鄉鳳池
山後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即今之蓮花峰
是也後唐賜神道碑張文寶撰文宣德四年有
種屯軍三十人將王塚盜發墻門堅甚只從上
角鑿破一孔以巨繩屢一人先下忽中絕呼之
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作把燃火光照墻中用
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墻制廣如屋前
祀王像卓列五供爐瓶燭臺皆以金玉為之後
寢紅棺二蓋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
死者之妻夢其夫泣告發塚時先入被大蛇咬
死欲分盜物一半其妻以夢告群盜不肯告于
管屯百戶王傑傑受賂不問復告于懷安縣典
史朱玉玉得其金鐲玉帶又不問遂告于憲司



福州府志 卷之十一
副使李素魯僉事鄒穆窮治其事捕盜繫獄典
史大怖以爲匿帝王物欲自縊或教其自首罪
可免盡將金鐲玉帶呈官時有生負王琨告稱
係王後裔認其物有司未之信及閱其家譜墳
中物俱載焉照譜追物物畢出舉王畫像懸于
堂上只見方面大耳巨目弓鼻紫面脩髯儼然
可畏四圍朽蠹已盡中獨如故諸公異之內一
水碗其底寸許如橄欖然瑩如金色不識爲何
寶召回回辨之曰此玻璃碗也墳中盜物藏庫
將十之一與畫像與土琨領回王墓官爲脩治
後琨仕至松陽知縣王像爲縣丞劉鑑借去不
還琨告憲司追出弁玉帶一條花大如掌宣德
八年進 御府蓋王之女適劉之祖也時庫役
鄭浩督脩治爲余言親見墳中懸棺推之卽動
棺蓋已被盜開隨卽封固墳前石人石獸製極
工巧嗟嘆久之爲之詩曰蓮花之峰高入雲魏
峩下有前王墳松圍翁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
出群當時卜築嗟埋玉春色開殘紅躑躅曉雨

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歛遊麋鹿憶昔朱連兩構
凶層城如昨霸圖空故宮總付蒼茫外羨道都
歸寂寞中寢園秘器期千古宣德初年發行伍
金爐瓌碗落人間玉帶真容歸 御府吾聞發
者三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嗔互相告首殞囹圄
無人得脫王憾伸所幸官司即脩繕舊時瑩域
皆安莫富沙派出來中州蘋藻時思致明薦維
王秀挺英雄姿保障東西建鼓旗軍中王氣誠
非偶五百年來德政碑古松老樹多遺愛濯濯
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軍踏破苔花憶母

再磕源林
謹夫識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起一山度之高二
丈餘橫廣八尺山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
味甚美乃爭取食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雜
記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
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
驗戶歛之貧不堪者甚為所苦於是鄧茂七聚



衆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

此天順日錄

正統十三年沙左寇鄧茂七作亂僭稱王號偽署官職攻陷沙左一縣八郡為之騷動方其劇嘗福郡城中起編戶守城盛為之備村落居民皆扶老攜幼入城日以千計號啼載道詔遣兵討之以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某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賊猶未下十四年復命寧陽侯蔣林為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懋為副總兵都督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為左右翼總兵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是年茂七為亂兵所殺寧陽侯官軍駐郡城中分處居民率一家供二軍月餘勦其餘黨福建始平先是有某御史編鄉民總甲之法復有都總甲家置兵器茂七頗驍雄為都總甲得衆甲推服豪橫既久因謀作亂夫是法之設本以禦盜其弊也適以資盜立法之不

可不慎如此新

增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司副使邵某領兵失機監軍
金尚書濂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
監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幕時周
先生鼎在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定矣飲之
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曰可少避
二三日蓋軍中之令凡違制者遇見即殺稍緩
則不問人之死生亦有數矣記之以見軍中一

時之制

寓圃雜記

嘉靖丙寅馬大司徒杰督漕淮上一夜夢儀衛葆

蓋甚盛來迎公問之對曰揚州城隍來請公耳
公曰我陽官也冥司何為召我對曰未也第請
公相見叙次此中城隍一歲一遷凡十五遷始
到公耳公頷之聲諾而散至萬曆庚辰公謝世
相距十五年也

馬恭敏遺事

萬曆丁未四月內有海鯁大如牛船入江至洪塘
金山塔湖暴鬣數日衆以為怪莫敢取經五七
日人見其由磨心塔出海灣有二汊港閣淺復

入峽內至今未出不知潜在何處未經月水漲

五次塵餘

論曰孔子刪詩自三百而下無取焉然殘章斷簡若絲麻菅蒯之篇間有藉以解頤引而比事者即學士經生屢稱之不廢也余紀郡乘既提其要矣至睹軼事有可異者則又亟收之蓋萍實徵謠積萃志怪槎浮牛渚熊入羽淵出淖者見危酬恩元回者用幽報德水山消於見覲郿塢積以成灰玄都千樹之桃邯鄲一枕之夢若有若無乍得乍喪仰俯間總為陳迹而勞生者逐逐擾擾真足嗤矣昔宋洪邁採遺事著隨筆壽皇清閒之燕閱而喜之謂其議論有裨是叢談也竊亦附于菅蒯之逸詩而觀省者或庶幾于隨筆之後云爾



福州府志卷之七十六

福州府志後序

昔宋朱元晦知南康甫下車即
 詢圖志舉郡之林林總總巨巨
 纖纖莫不目擊而存元晦於化
 原急先務矣

郡大夫豫章喻公來守福唐首
閱郡乘闕而未續者垂三十年
遺佚相尋久將安考穆然有元
晦之思焉適

直指山陰陸公檄下郡國脩全
閩之志其在福唐海邦稱都會
襟帶列郡則若裳之有衣水之
有源也振衣者必挈領祭川者
必先河於是奉牛耳于

大司空林先生而屬不佞為先

福州府志
生佐蒐輯商榷浹歲而告成不
佞宜有言于末簡余惟古者列
國各有史郡之乘國之史也先
生之家載筆

承明抽金匱石室之藏者祖父
孫相紹維茲郡乘之編摩董鐸
亦三世矣正德庚辰志肇于
文安先生而通叅君續之萬曆
己卯志則

文恪先生之所手裁也視前志

更而定者什之七今之志稟于
先生視前志更而定者又什之
五蓋世有升降俗有淳漓事以
漸繁論以久定古之人善繼者
不能必其時之同思兼者不能
強其跡之合要於其當弗可易
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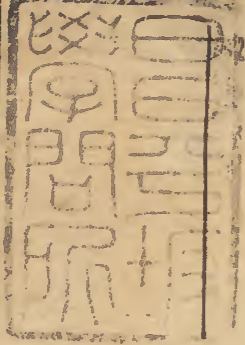
文恪與先生亦猶行古之道者
也余嘗質之先生叔季而下魯
國之門峴山之石如市賈焉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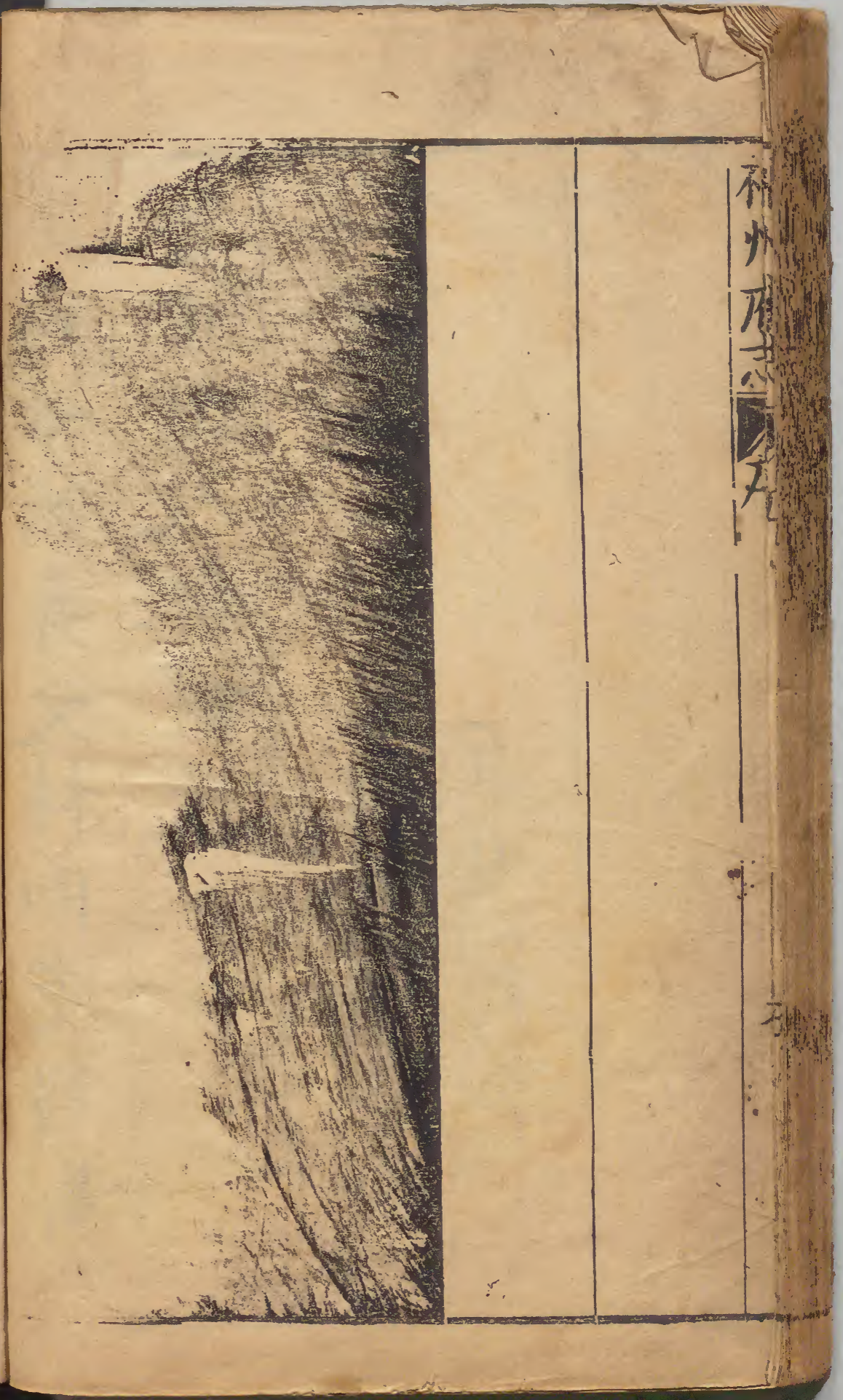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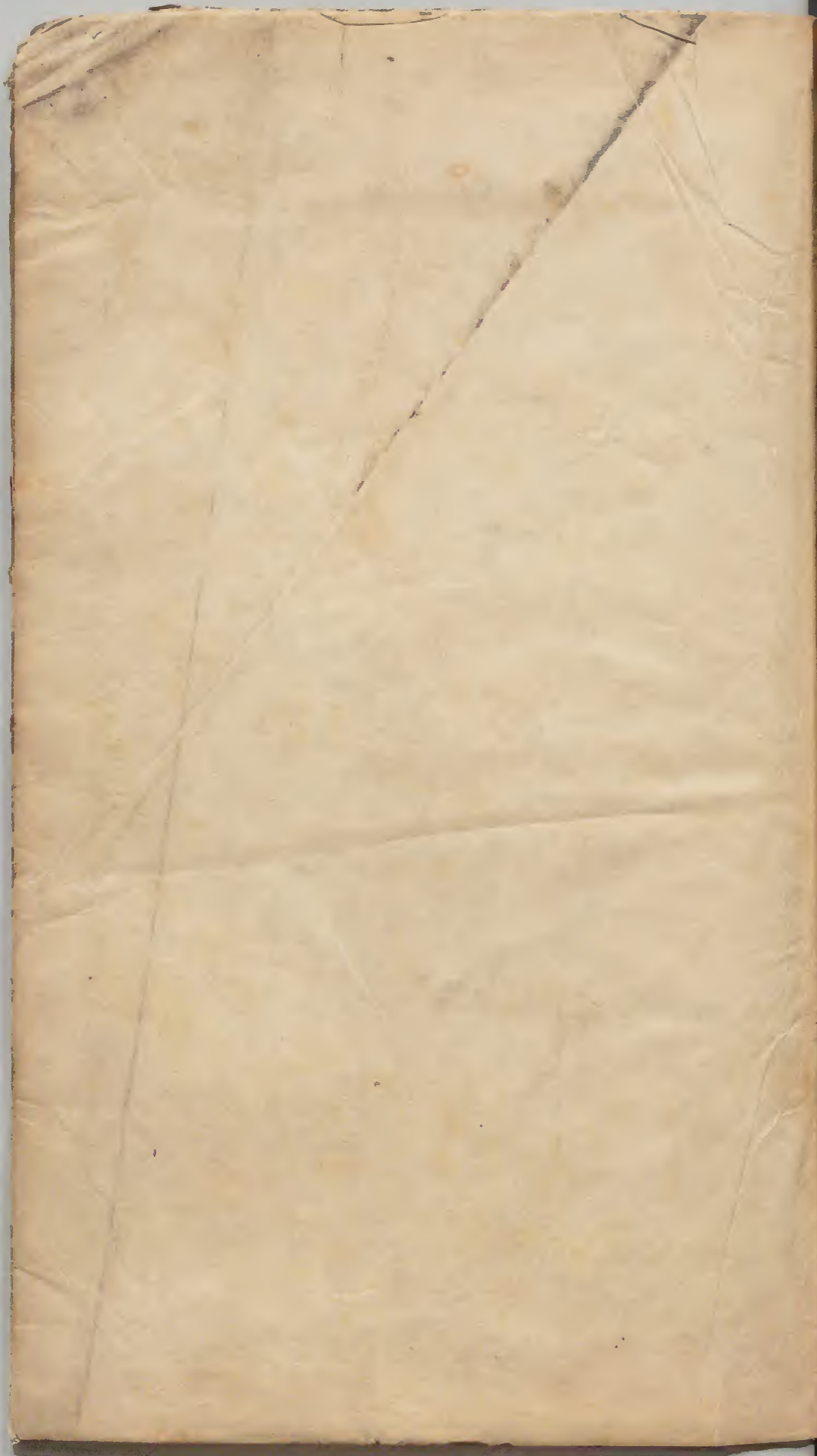
祝史之陳信靡有愧詞乎即其
後之不世如藥卻何忍遺也倘
其不然即其後之能世如杜張
何敢恕也兩者皆所以定國是
勵世風者也一有僭差民無則
矣先生慨許可不佞始僭謝水
部王武曹六七君執簡從先生
之後而次第紀之若夫損益異
宜因革異制山川土田祀戎財
賦時萬時億如式如幾寧過於

詳毋失之畧世有如元晦欲視
已成事者此可得其大都矣至
於間見未周疑殆多闕則以俟
乎後之君子

萬曆癸丑春三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吏科都給
事中郡人林材跋





和州府志
卷之九

